

【小說】燃燒的夏天 6之1 李佩甫

序

這裡流淌的是一條車的河流，是腳踏車。成千上萬輛自行車在通往廠區的馬路上擠擠搗搗地流著，萬頭攢動；那些人臉在流動中顯得很密，底色很重，那顏色彷彿是在鋼水里浸泡過，像是流動中已半凝結的鋼液。這是生命的一種膠著狀態，時光在人臉上寫出了一些赤紅色的痕跡。車流獨獨地朝著一個方向，也只有這麼一個方向了，因為他們都是北方鋼鐵總廠的工人。

馬路兩旁，是林立的廣告看板。廣告看板重重疊疊，五光十色。各式各樣的廣告高高聳立著，為擁擠的車流帶來了一種壓迫，帶來了一種狹窄和無奈感，也帶來了顏色所產生的誘惑。在廣告排山倒海般地壓迫下，那車流也彷彿越來越擠，越來越密，越來越緩，嘈雜的人聲像潮水一樣出現了。

突然，前方出現了紅燈，車流慢慢地緩下來，瞬間，鈴聲大作。人潮在這一時刻出現了瞬間的靜止，萬頭攢動的人群也彷彿瞬間定格，在一張張人臉上出現了瞬間的迷茫，那張張仰動的人臉像是在倒時空中失去了前進的方向，人群像是亂窩的螞蟻一樣，在定格中似是向前，又似在後退……彷彿人人臉上都寫著這樣一個問號：該往哪裡走呢？

在湧動的人流中，出現了一個小漩渦。只聽有人說：「交警，快下來。」應聲，只見一輛腳踏車的後架上跳下來一個挎著小書包的孩子，孩子很機靈。於是，有七八輛自行車在擁擠的人流中很快形成了一個“小島”，他們用車子阻擋著人流，把背著小書包的孩子圍在中間，慢慢從湧動的人流中分出一個小支，護著孩子走向十字路口。一時，在八輛自行車的護衛下，孩子顯得很得意，也很神氣，他昂頭挺胸，小腳一踢一踢的，故意走得很慢，孩子一邊走一邊唱：「我愛北京天安門，天安門上太陽升……」

走在他身邊的那個叫萬林的工人說：「誰教你的？」孩子的頭勾下去了，孩子說：「爸。」萬林問：「知道這是什麼歌嗎？」孩子說：「爸爸唱的歌。」萬林看了孩子一眼，默默地說：「唱吧。」

孩子唱道：「我愛北京天安門，天安門上太陽升……」萬林說：「怎麼不唱了？」孩子有點迷茫地看了看他，又唱：「我愛北京天安門，天安門上太陽升……」萬林說：「只有一句？就會這一句？」孩子突然不說話了……過了一會兒，孩子仰起小臉，問：「鋼是鐵煉的麼？」萬林說：「是。」孩子說：「鐵呢？」萬林說：「鐵是礦石煉的。」孩子又問：「礦石呢？」萬林說：「礦石是從地下挖出來的。」孩子說：「那……麵包呢？」萬林愣了一下，說：“啥麵包？”孩子擠了擠眼：「就那種，那種……麵包。」

萬林突然笑了，說：「這小傢伙！」孩子也頑皮地笑了笑，說：「還發『麵包』麼？」萬林看了看他，隨口說：「發。」孩子七歲了，那充滿喜悅的小臉上略帶一點點不易察覺的憂鬱。在人們的保護下，孩子走過了十字路口。

在路邊上，推車走在最前面的萬林站住了，其他人也跟著站下來。萬林伸手在孩子的小腦袋上摸了一把，說：「去吧。」那孩子站住了，卻並不扭臉，只勾著頭慢慢往前走，一邊走一邊向後揚起小手，連聲說：「大爺再見，二爺再見，三爺再見，四爺再見……」

一個有點流氣的青工高聲喊：「小寶，我呢？你五媽呢？」站在一旁的天車女工劉惠英瞪了他一眼，嗔道：「去！」孩子扭過臉來，望著眾人，臉上憂鬱慢慢湧上來，又慢慢地散去……突然，他笑了。劉惠英自上而下，深情地打量著孩子，突然，她發現，孩子腳上的鞋帶鬆開了……於是，她趕忙把車子扎在路邊，趕上前去，在孩子身前蹲下來，給他重新係好鞋帶，柔聲說：「去吧，走邊上。」

這時，孩子往前走了幾步，轉過臉來，固執地大聲說：「阿姨再見。」一輛紅色的轎車在馬路上行駛。坐在車裡的北鋼總廠廠長徐振海氣憤地罵道：「什麼合資？簡直是欺人太甚！」

坐在前邊的秘書小周扭過頭說：「我說呢，談了不到一個小時，你就出來了。我聽見你大聲說：『NO, NO, NO!』」廠長說：「腦袋要長在自己的脖子上，以後不要再和這些假洋鬼子談了！談什麼談？說可以投入兩億資金，純粹是欺詐！我兩萬八千名職工，他只想要一個車間，只留一千人，這算是什麼條件？車子轉過彎來，接近廠區了，秘書小周說：「廠長，你看……」

廠長看了看窗外，臉黑下來了，說：「我知道，全是吃北鋼的……」接著，廠長對司機說：「開慢點，我看看。」車子慢下來了，廠長貼著窗口往外看。車窗外，一面街的店鋪，有很多是收廢鐵、廢鋼的廢品店；還有一些是飯店……廠長的目光依次注視著那些店鋪，驀地，他看到了一些在這個地方不該看到的東西：鉛餅、生鐵、甚至還有……

一張黑乎乎的臉，無話……

二

北鋼總廠，這是一個1958年建廠的，經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，有著近三萬名職工的老牌的省立鋼鐵企業。在時光中，它的光榮和它的蒼桑同在，它是巨型的，同時又是沉重的，就像是一艘在風浪中顛簸的大船……

巨大的煉鋼車間，風機呼呼地響著，一輛天車從遠遠緩緩地開過來……

坐在天車上的女工劉惠英一邊操作天車，一邊從空中往下看。轉爐前，只見幾個工人正在做出鋼的準備……

天車滑到轉爐上空時，工長萬林開始用口哨指揮天車起吊；他吹一聲是升，兩聲是落；口哨聲加左邊手勢是向左，口哨聲加右邊手勢是向右；連聲吹是後退……兩個人的配合非常默契。

出鋼了，一時火光冲天，坐在大車上的女工劉惠英被巨大的熱浪熏烤著，在一片紅色的煙霧之中，劉惠英的頭髮用一塊小手絹高束著，滿身滿臉都是汗水，她取下毛巾擦上一把汗，而後勾頭朝下看去……此刻，若是從上往下看，她的側影顯得颯爽、秀麗。

在轉爐前，工人們正高度緊張地忙碌著……一個工人走到爐前，先是習慣性地朝地上鋪的鋼板上吐了口唾沫，只聽「吱」一聲，地上冒起了一股煙……

另一位工人說：「有150度？」吐唾沫的工人說：「不止。」那個工人說：「要不得個賭？」吐唾沫的工人也不服氣，說：「你說吧，賭啥？」

正當兩人爭執不下時，工長萬林走過來，往地上「呸」地吐了一口，說：「210。」兩人立時不爭了。一個說：「頭兒說了，210。」

這時，在空中天車上的劉惠英朝下伸出了一個指頭……

在下邊指揮天車的萬林，也跟著伸出手來，用大拇指和食指做出「O」的形狀……

幾個在爐前忙活的工人看見了，不解其意，仰頭朝上傻看著……

一個說：「這又是啥密碼？」；一個說：「你不懂，這是人家的暗號。」一個說：「空服員那'1'是說咱一號爐吧？」

一個說：「我知道，咱空姐那'1'是要上'1'號；萬哥那'圈'就是說，你吃屎去吧……」說著，幾個人都笑起來。不料，在空中天車上的劉惠英又從窗口伸出手來，用大拇指和小指比了一下，比了一個「六」……

萬林也馬上舉起手來，比了一個「五」的形狀……

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說：「傻了吧？傻臉了吧？」

萬林厲聲說：「胡咧咧啥？幹活！」

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伸了伸舌頭，說：「惱了，頭兒惱了。」

另一位工人走到萬林跟前，問：「頭兒，這月又超額了，還沒獎金？」

萬林沒好氣地說：「你問我，我問誰？你找廠長問去。」

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說：「不發就不發，反正頭兒有辦法。」

一個工人小聲說：「還發『麵包』？」

萬林一聲不吭。這時，車間主任黃遂河從遠遠走過來，喜滋滋地招呼說：「萬林，上半年超額完成任務，下午給廠裡報喜！」

三

在廠總調度會議室裡，會議顯然已經結束了，可有一個人仍坐在那裡。這個人的坐姿很特別，他背對著會議桌，兩腿騎坐在一張有背靠的椅子上，兩眼注視著掛在牆上的一個小黑板。

小黑板上寫有兩行粉筆字：上半年虧損：7,700萬元
庫存積壓：48萬噸
他盯著黑板上的數字看了很久。一隻手無聲地伸出去，從桌面的煙缸上拿起那支已然燃了一半的香煙。但他並沒有吸，煙就在他眼前燃著，大拇指卻放在乾焦的嘴唇上，不停地刮來刮去……片刻，他伸出右手，用指頭在寫有「7700」的粉筆字上劃了一遍，接著又在「48」上劃了一遍，於是，小黑板上的數字不是那麼明顯了，但仍可以看到……

這人自然是北鋼總廠廠長徐振海。他已五十多歲了，兩鬢斑白。煙在眼前燃著，煙是接頭的，一支接著一支

在他的眼前，疊印出一個個煙霧繚繞的會議……

疊印出北鋼總廠的全景：一座座高爐，轉爐，燒結，料廠，焦化……

疊印出飛速旋轉的車輪和他一次次出入省、市政府……推開一扇扇門的情景。

疊印出辦公室幾部電話同時響起的情景……

這時，廠辦秘書小周拿著一張報告紙走進來。廠長身子未動，只說：「說吧。」

小周報告說：「有36家要帳的；另外，電廠下了警告通知，說6月30號前如不結清所欠電費就……」拉開；還有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小周停了一下，看了看廠長的臉色，彷彿不好再說下去了。

廠長一動未動，廠長閉上眼睛，揉了揉太陽穴，說：「講。」

小周接著說：「老馬從太原訂貨會上來電話說……」

廠長忽地抬起頭來，問：「怎麼樣？」

小周說：「咱廠的貨，一噸都沒訂出去。」

廠長扭過身來，問：「一噸都沒訂出去？」

！」小周吞吞吐吐地說：「老馬，在電話上講……」

廠長繃著臉，把煙重新放在嘴上，輕聲說：「說吧。」

小周說：「主要原因是價格太高。老馬說，首鋼已降到了1500，可我們1600都不敢賣。」

廠長沉默了一會兒，問：「潘總有消息麼？」

小周說：「沒有。」

四

供應處裡一片吵嚷聲。

幾十家原料供貨單位的人正週著處長辦公室要帳……他們手裡舉著雪片一樣的貨單，單等著處長簽字呢。可處長不在，處長躲起來了。他們面對著的是一張空空蕩蕩的辦公桌，他們把貨單一次次地摔在辦公桌上，說：「什麼玩意？」

有的竟然朝辦公桌上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呸！說話不算話……」

眾人仍在鬧嚷。有的說：「半年了，一分錢貨款都沒兒，太不像話了！」

有的說：「說得好好的，6月付款，到這會兒了，不照面了？！」

有的說：「北鋼這麼大，我不相信就拿不出錢來……」

有的說：「你們是國營，我們也是國營……」

有的說：「先說好，我今天是不走了，拿不到貨款我就住這兒了！」

有的播著桌子說：「跑了和尚走不了廟，走，找他們廠長去！」

於是，人們鬧哄哄地從處長辦公室裡擁出來，樓道裡一片吵鬧聲……

供應處長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，他叫姚春成。他悄悄地躲在另一個辦公室裡，此刻，他聽了聽外邊的動靜，正準備抽煙呢。他先是朝左邊的褲兜裡掏了一下，掏出一包「紅塔山」來，接著，他朝門外噴了一眼，又把那包好煙裝進了左邊的褲兜裡；隨手又從右邊的褲兜裡摸出一包「彩蝶」來，從裡邊摸出一支點上，而後，把那包煙扔在了桌上……

這時，門外的吵嚷聲驚動了他。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，處長再也躲不下去了。姚處長硬著頭皮推門走了出來，上前攔住那些吵嚷著要找廠長的客戶說：「各位各位，有話對我說。吐吧，朝我臉上吐，今天確實拿不出錢來……」

立時，他被眾人圍上了……

五

在北方鋼鐵總廠對面的大街上，排著一拉溜「吃」北鋼的鋪面：有一半是專門收購廢鋼鐵的廢品收購站；另一半是餐廳……

中午時分，在一個小飯館裡，一個背書包的孩子踏起腳跟，小手舉著一個圓圓的鉛餅正在往櫃檯上遞……

負責開票兼賣小菜的女老闆伸手把那隻鉛餅接了過來，隨手放在櫃檯下邊的一個筐裡，而後，很和氣地說：「放學了？還吃麵條？有水餃呀，羊肉水餃，可好吃了。」這孩子就是小寶。小寶睜著兩隻忽靈靈的眼睛，用大人的口氣說：「下次吧。下次我帶兩個『麵包』。」

坐在裡邊一張圓桌旁吃飯的供應處長姚春成，驚奇地望著小寶，一邊喝著啤酒，一邊對女老闆說：「嗨，蛋子兒大，也知道換東西吃了？」

小寶馬上說：「不是偷的。」

女老闆隨口說：「北鋼的孩子……」說著，她扭頭朝裡邊喊道：「一碗麵條。」

姚春成吃的並不複雜，他面前只是兩個小菜，一碗燴麵，一瓶啤酒。他一聽說是“北鋼的孩子”，就朝著小寶喊道：「餓，北鋼的，你爸是誰呀？」

小寶不吭。他默默地走到另一張圓桌旁，獨自坐下，兩手捧著小臉，愣愣的，一句話也不說……

姚春成喝完最後一口啤酒，一時就覺得這孩子挺特別。於是他走過去，拍了拍小寶的腦袋，說：「哎哎，問你呢？」

小寶梗了梗頭，仍用大人的口氣說：「別惹我，我有四個爸爸！」

姚春成忍不住笑了：「嗨，還四個爸爸？！那你媽呢？誰是你媽呀？」

小寶低下頭，不吭了。這時，一碗麵端到了小寶的面前……

見小寶不理他，姚春成就彎下腰來，歪頭去看小寶的臉，可他卻突然發現，這孩子竟然哭了，他在默默地掉淚……

姚春成一時很無趣，說：「你看這孩子，問你媽，你哭什麼？」說著，他扭過身，一邊往外走，一邊對老闆娘打招呼說：「記上，啊？」

老闆娘會意地笑了笑，說：「走吧，走吧。」

六

背影。仍是那個掛有小黑板的調度會議室，廠長仍在那裡坐著……

這是一個固定不變的「背影」。他只有一個姿勢，是一個非常不舒服的姿勢。看到他，你就會產生一個錯覺，會覺得他是一個模型，一個鋼水澆鑄出來的模型。那「模型」有著鋼的一切特質，外表看上去是冰冷的，堅硬的，內裡卻又是熾熱的，彷彿隨時都會噴出岩漿來，他的坐姿可以讓人看出他咆哮後的可怕；同時，他又是多變的，眼睛裡會產生瞬間的柔情，會產生一種讓人琢磨不透的幽默，彷彿他的生命裡有著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東西，這就是他幾十年與鋼鐵打交道的外在反映。

煙灰缸裡堆滿了煙蒂……

這時，窗外突然響起了鑼鼓聲和喧鬧聲……廠長氣了，他站起身來，朝門外喊道：「小周，去看看，外邊是咋回事？」

小周應聲跑出去了。

樓下，只見五車間的部分工人在車間主任黃遂河的帶領下，正敲鑼打鼓地聚在廠部辦公大樓的門前，他們是報喜來了……

片刻，小周跑上樓來，對徐振海匯報說：「五車間超額完成任務，報喜來了。」

廠長一拍桌子，氣沖沖地說：「報什麼喜？有什麼喜可報？！回去！讓他們都回去！」

小周一怔，轉頭朝外跑去……

可是，廠長卻突然叫住他說：「回來回來。」

小周重又勾回頭來，不解地望著廠長……

廠長擺擺手，低聲說：「算了。忙你的去吧。我下去看看……」

小周站了站，扭頭走了。

小周走後，徐振海把門關上，然後，他對著一面鏡框照了照他的臉，在鏡子裡，他的臉繃得很緊，一團黑氣……

他用兩手拍拍臉，又拍拍臉，默默地說：「你笑得啊……」

當他出現在樓下，出現在前來報喜的工人面前時，徐振海面帶微笑，十分和藹地從工人手裡接過了“喜報”，他連聲說：“祝賀你們！同志們辛苦了，謝謝大家，謝謝……”說著，他又伸出兩手，朝空中舉了舉，向站在後排的工人示意：“大家辛苦了！”

工坊主任黃遂河笑著說：「廠長，是不是……」說著，他捏了捏手指：「發包煙哪？」

廠長看了看他，又朝大夥笑了笑，而後，低聲對站在他身邊的車間主任說：「來吧，你跟我上樓一趟。」

當會議室裡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，徐振海的臉「刷」地黑下來了，只見他猛地把那張「喜報」團成一蛋，奮力摔在會議桌上，說：「黃遂河，你給我報什麼喜？月虧損，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全是他媽的虧！到現在廠裡已經虧了7700萬！四面楚歌！」

黃遂河一下子懵了，他沒想到，來「報喜」反倒挨了一頓批！小聲？

徐振海吼道：「你，你……光完成任務有什麼用？你說你完成任務了，可你知道我在幹什麼嗎？我在躲債！三天了，我門都出不去，辦公室也沒法進，我現在連辦公室都進不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黃遂河心裡窩火，顯然不服，但他卻低著頭，一聲不吭……「樞??欵?? ???欵??岳?;

徐振海拍著桌子說：「現在是市場經濟，你懂嗎？！」

過了一會兒，徐振海默默地點上煙，吸了兩口後，緩聲說：「對不起，火燒眉毛了，我心情不好……」說著，他轉過臉去，看著那個小黑板：「說心裡話，咱過去搞的是計劃經濟，對於『市場經濟』這套，都不懂啊，至少說不太懂了，是錢對錢！」

黃遂河看了廠長一眼，十分委屈地說：「廠長，我們月月完成任務，怎麼就，就……」

這時，供應處長姚春成推門闖了進來，進門就拍著兩手說：「廠長，我實在是頂不住了，你快想想辦法吧，那些要帳的恨不得把我撕吃了！」

廠長把煙擰滅在煙缸裡，輕聲說：「頂不住也要頂啊……」

姚春成圍在廠長身邊，轉著圈嚷道：“廠長，唾沫都吐到我臉上了！你看，你哪怕稍微救救急呢？廠長厲聲喝道：「嚷什麼？天塌了？！」接著，廠長朝門外喊道：「小周，潘總有消息麼？」

小周怯怯地出現在門口，小聲說：「還沒有消息。」

工坊主任黃遂河垂頭喪氣地走下樓來，眾人笑著說：「黃頭兒，煙呢？」

他卻朝自己臉上扇了一下，說了聲：“賤！”說著，頭也不抬，徑直穿過人叢，背著手向外走去，邊走邊說：“散吧，散吧。”

前來報喜的工人們一時議論紛紛：“怎麼了？黃主任怎麼了？你看你看……”

萬林望著徑直走去的黃遂河，說：「黃頭兒準是挨熊了。」

劉惠英詭異地說：「不會吧？」

七

總調度室裡，廠長正在打電話：「……什麼？七個追債小組，就扣下一部凌志車？其它……噢噢，答應他。對，盡快辦好手續，就地拍賣！」

這時，秘書的手機又響了，秘書小周拿起手機聽了聽，說：「廠長，設計院廖院長電話。」

廠長接過電話：「……是我。老廖，不要急……」

電話裡傳出很躁的聲音：「…為什麼停下來？為什麼停？！」

廠長說：「你聽我說……」

電話裡傳出了很氣憤的聲音：「…我不聽。你還解釋什麼？！我辭職，我不乾了！」

廠長馬上說：「我現在就過去……」說著，「啪」地電話放下了。

這是一個剛蓋了一半（又突然停工）的現代化料場……

在可以鳥瞰整個料場的傳送平台上，廠長一步一步走上來……

這時，負責這個現代化料場施工的廠設計院院長廖漢秋氣憤地對著廠長說：「我不明白，你為什麼要下令停工？！你知道停一天……」

廠長說：「我知道，停是暫時的。」